

多少年来,对“虞美人”三个字一直怀有一种神圣、神秘、神奇的情愫。那是在中学时代,读李煜那首著名的《虞美人》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而心生悲悯。加之这三个字对青春男儿诡异、暧昧的可以意会,难以言传的魅力,不由地想弄明白这个词牌名的来历。当知道了《虞美人》源自唐代文人对项羽爱妾虞姬的同情时,不由发出思古之幽情,叹惋美人失恃无助无奈之绝望,刹那那血管贲张,愤愤不平,怅苍天无限,恨大地无情,不知怜惜玉,恤贫救弱!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在电视上看到了台湾歌星陈美龄且歌且舞的一首日文歌《虞美人之花》后,更对虞姬莫名的同情和怜惜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又因爱屋及乌,猜想能和虞美人般配的花也一定是绝美之花,于是便极想一睹其尊容,以抒发爱花赏人的情思。

● 随笔

邂逅虞美人花

宋宗桃

虞美人花属罂粟科,罂粟属一二年生草本植物,别名丽春花、赛牡丹、蝴蝶满园春等。原产欧、亚大陆温带,世界各地多有栽培,比利时将其作为国花。如今虞美人在我国广泛栽培,以江、浙一带最多。关于虞美人花名的来历有一个美丽的故事。传说虞姬死后,在她的墓上长出了一种像鸡冠花一样的花草,叶子对生,茎软叶长,初夏开花。它的花瓣质薄如绫,光洁似绸,花冠轻盈如若锦霞,无风自动,摇曳多姿,似美人翩翩起舞,引人遐思。人们坚信这是虞姬拔剑自刎时飞溅的鲜血染成的,于是就把这种草称为“虞美人草”,其花称作“虞美人花”。应该说,要看虞美人花就要到虞姬墓上看,因为只有这里的虞美人花才是正宗的。然而虞姬墓远在千里之外的今江苏省沭阳县颜集镇,而且还必须在花开时去才有意义。可

是,生活、工作上的事情千头万绪,哪有那么多巧?所以总也未得其便。时间久了,便逐渐产生了退而求其次的想法,“舍远求近”吧,能看看家乡的虞美人花也好。可是,好像附近种虞美人花的不多,因而多年的愿望没有实现。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一次不经意的出行竟成就了我的梦想。初夏的一天,由于我对古代历史的兴趣,就到邻近的一个古城漫游,以寻觅历史的陈迹。孰知,这次古城之旅有两个没

礼最多的美女,人送绰号“虞美人”。可是她的丈夫身在福中不知福,吃着碗里“偷”着锅里,终于断送了自己的前途和幸福的家庭。婚姻失败的虞美人不仅伤心,而且灰心。自此对人生、对男人再没有了信任感,拒绝任何人的求爱和牵线搭桥。老同学就这么追求了她三年,始终都没有被接纳。后来老同学把自己对她的感情转移到了种虞美人花上。年复一年地种,并且年复一年地送给虞美人。就这样又过了三年,终于把虞美人感动了,两人走到了一起。婚后老同学更是对虞美人和虞美人花倍加钟情。他说,李白的《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说的是皇帝的艳福。我作为一介平民,能经年生活在“名花倾城”之中,是多么的难得啊!所以我也特别珍惜她们,要“带笑看”,把她们当做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去爱,去侍弄,去照顾!老同学的一番话说得我直点头。我想,作为一个人,一定要会珍惜爱,不辜负上天的赐予。特别当我们逐渐老去的时候,更应该知道,爱来之不易,美好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而且爱、幸福的生活,乃至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易碎品,稍有不慎就会鸡飞蛋打,到那时悔之晚矣!我们说话时,虞美人不好意思听,躲到了小园里作看花状。我隔窗望去,虞美人虽然过了知天命之年,但身体一点都没有发胖,依然皮肤白皙,双颊绯红,窈窕美丽。此时我脑子里蓦然出现了一幅美人赏花图。阳光下,虞美人和虞美人花顾盼生辉,两相映衬,令我看得如醉如痴!啊,虞美人也是虞美人花,虞美人花也是虞美人。就让这幅圣洁的画面永远地定格在人世上吧!



听松 王穗生

旦复旦兮春秋,黄河之水万古流。尽阅两岸沧桑变,独道岳山事事悠。大漠漫漫狂风起,高天滚滚黄沙落。河岸黄土千层叠,平地高坡万沟壑。飞鸟难留人罕至,寸草不生万物哀。浊水横流尽泽国,两岸荒荒遍地灾。古来烽火争霸地,人祸猛于洪水兽。徒留城垒荒草没,哀鸿遍野旧世开。炮火打碎旧世界,重整山河天地开。四十年前红旗展,千军万马进山来。号声震天鏖战急,吭吭高歌英雄赞。

岳山今昔

马玉林

疏川导滞筑堤坝,除沙提水绕山脚。长渠引流清泉水,泽润众生千秋功。浊水变清圣人出,新世大禹万千重。远景规划绘蓝图,建设景区新战略。万事开端开始难,植树造林从头越。

开山修建游步道,亭台楼阁叠云端。初步建成游览区,昔日荒山变新颜。时光进入新世纪,景区建设掀高潮。风景名胜新名定,踏上新征程志更高。荒滩开发新景区,星海湖因黄河畔。

湖光树影叠桥浮,曲径通幽林中转。二十年功今成就,二帝炎黄像高矗。广场宽阔景色新,华夏子孙神专注。黄河黄土地质奇,国家公园新添名。巧设精建博物馆,黄土窑洞科普行。大禹神雕依旧在,哺育塑像敬敬仰。铁马昂首空山静,名人群雕心向往。客到黄河情豪迈,诗词歌赋颂华章。挥毫泼墨留文宝,书林碑刻大家范。山清水秀森林茂,鸟语花香神仙妙。万里黄河第一景,锦绣前程当庆祝。



草原风光 王国强 摄影

《抹黄》

原文竹

“抹黄”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可以直白地解释为:向人泼脏水,给当事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原本白的东西说成黑,把干净的事物抹上“黄色”的印象,使其在人前抬不起头,达到丑化人格的作用。小说以知性美女官员蓝红玉家庭为叙事主体,通过抹黄与反抹黄的双方博弈,成功塑造一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与目前的“重庆打黑”也有几分吻合,作品触及了公安局内部存在的问题,一扫传统反腐题材的写法,不掉“官袋子”,不掉“婚袋子”,目的直指人心,表现抹黄的人类劣根性,从而反思近年来一呼百应愈演愈烈的官场抹黄现象。

马来西亚的檳城,华人在居民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建有“潮州会馆”。在会馆的第一进院两边的楹联为:“有疆不息,家山回首”;第二进院的大红柱上的楹联为:“作客溯南邦,存义存仁,咸守文公遗泽;溯源到海国,相亲睦睦,无非九属联情。”在马来西亚吡叻州首府怡保,有一座“兴安会馆”,是原福建莆田(宋代称兴安州)的华人修建的。会馆有两副嵌字联,一曰:“兴公建馆,源流久远;安定居仁,福利邦家。”另一曰:“兴吾业,乐吾群,敬吾桑梓;安此居,习此俗,爱此河山。”两联首字相连,均为“兴安”。

● 文苑撷英

多彩的海外华人会馆楹联

夏吟

楹联为:“此地孕大陆灵奇,曲水潺潺映带;闲坐忆故乡风景,杯酒谈笑语从容。”新西兰鄂塔哥金矿区附近的“番禺会馆”内,有木镜楹联一副:“往来俱梓里;谈笑尽乡音。”表达了海外华侨之间的友好往来和团结共济的友情。在秘鲁的数十个华人会馆中,以“通惠总局”为最大,光绪十五年(1889)落成时,出洋考察的清朝北

在我国餐饮界,素有四大名鱼一说。所谓四大名鱼,指的是黄河鲤鱼、太湖银鱼、松江鲈鱼和长江鲟鱼。

黄河鲤鱼自古就有“倘若食鱼,必河之鲤”、“洛鲤伊鲂,贵如牛羊”的说法,向来被视为食之上品。黄河鲤鱼不仅肉质细嫩鲜美,金鳞赤尾、体型修长、形态优美,而且与其他鱼类相比,其肌肉中还含有较高的蛋白质。白居易等古代诗人都曾为黄河鲤鱼赋过诗,称其为“龙鱼”,民间更有“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的诗句。以黄河鲤鱼为食材,可制作的佳肴很多,择其要者有醋熘黄河鲤鱼、石烹黄河鲤鱼、鲤鱼焙面、红烧鲤鱼块、清蒸鲤鱼、葱姜焗鲤鱼、清蒸黄河鲤鱼等数十种之多。其中石烹黄河鲤鱼是远古时代我国河西走廊一带使用的一种烹调方法,如今甘肃陇东还保留着这种传统烹调法。石烹黄河鲤鱼的特点是肉质鲜嫩、鱼香味醇、造型优美、风味独特。

据《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和《食疗本草》等古代医书记载,黄河鲤鱼还可入药,乃是入药的上佳品,具有安神保胎、养肝补肾之功效。春秋战国时期,太湖就盛产银鱼。太湖银鱼系淡水鱼,长约七至

● 绿城杂俎

四大名鱼

刘开生

细齿。鲈鱼鳃盖骨后方有4枚尖棘,向后延伸一小截肉质软膜,称鳃盖膜。松江鲈鱼虽貌不惊人,甚至还很丑陋,但它肉质洁白似雪,肥嫩鲜美,少刺无腥,食之能口舌生香,回味无穷,而且营养价值极高。历代名流人士品尝过松江鲈鱼的皆说好。唐、宋文人杜甫、白居易、韦应物、罗隐、苏东坡、陆游等均以诗形式赞赏过松江鲈鱼。其中苏东坡的《后赤壁赋》中“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的记述,对后世影响极大,使松江鲈鱼蜚声中外。李时珍《本草纲目》称:“松江鲈鱼,补五脏,益筋骨,和肠胃,益肝肾,治水气,安胎补中,多食宜人。”长江鲟鱼俗称迟鱼,脂肪多、肉嫩、肉厚、味鲜美,入口即化,宜清蒸,历来是美食家推崇的席上珍品。此外,它还是长江中下游重要的经济鱼类。鲟鱼与河豚、刀鱼齐名,被称为“长江三鲜”。“芽姜紫醋炙鲟鱼,雪碗擎来二尺余。南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莼。”此乃宋诗人苏东坡描写鲟鱼的诗篇。鲟鱼产于长江下游,以当涂至采石一带横江鲟鱼最为佳美,素有江南中珍品之誉,古为纳贡之物。鲟鱼形象秀丽而扁,鳞白如银,肉中多细刺,唇边多尖点。性物娇,惜鳞,离水即死。农历五月初鲟鱼即能上市,上市持续时间仅20天左右,因而愈加名贵。鲟鱼为我国珍稀名贵经济鱼类之首,1988年被列为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

执其中 谢晓青

洋委用道总办傅云龙,应当地华人之邀,为会馆题联:“尝六万里艰难,权作寓公,相助当如左右手;历五十年生聚,每逢佳节,何人不起本原情。”对联表达了华人要团结互助、不忘祖国的愿望。1880年,加拿大到中国招募了7000多名华工为加修铁路,华工们漂洋过海为生活所迫,后来多数人无偿返回,他们便捐款在温哥华的大洋之滨建了一座“望乡亭”。在加华人经常到这里扶老遥望祖国大陆,有人在亭柱上刻了一副对联:“遥望中华数千里;不知何日能回家。”对联偶不太工整,但朴实无华的文字,却把思乡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这阵儿,一个在当铺里坐着闲聊天的客人走了出来。他看着东西,又问:‘真是祝三小姐的东西吗?’我说:‘那还有错儿!于是他就对当铺掌柜的说,‘这位师傅我认识,是豪妮梦的厨师傅。既然是祝三小姐的东西,那就收下吧,她可能有急用。’大概是那位客人的面子太大,当铺把东西收下了。可是钱给的并不多,他们还是一口咬死,那表是杂牌货,钻戒是假的。’”“等我回到豪妮梦的时候,祝三小姐正在屋里和香港来的茶商谈生意呢。宋妈从医院赶回来取钱,急得在屋外直转悠。我知道钱不够用,一狠心,把自个儿攒了多年、预备娶媳妇的钱拿出来凑了上。宋妈流着泪一个劲儿谢我。我说:‘甭谢,这世道儿,咱们不互相帮衬点儿,还指着谁?祝三小姐有钱,还留着发更大的财呢!哪儿会顾上咱们。’”“宋妈可不但不生祝三小姐的气,反而替她说好话。她说,这也不能怪祝三小姐,说不定她也有难处。”“祝三小姐送走了茶叶商,又假模假式地关心起阿宝来了,还跑到医院去看阿宝。她听宋妈说我把攒的钱都拿出来给阿宝看病了,又一个劲儿谢我。”“本来我还担心把她的真货当了

“谁!”“叶副,是我。”常志文黑乎乎一团,从天窗探出半个身子。叶家福不觉愣愣,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呆坐着看着她慢慢爬上天台,站在他的面前,那时真是恍然如梦。常志文给叶家福连打几个电话,家里办公室都没人接,手机开着,也没人接,她感到担心,所以连夜跑过来看看。叶家福这才想起刚才自己电话一丢就出门上天台,没带手机。估计那手机已经快打爆了,不止常志文会一遍一遍地找他。可能还有施雄杰,王东平,甚至蔡波本人,找的可能是一回事。

他闷声道:“咱们走,散伙。”两人在天台,就着冷风,沿着天台四周的矮墙缓缓散步。矮墙有齐腰高,档在天台的外围。默不作声走了一会儿,叶家福忽然打破沉默,指着矮墙告诉常志文,今夜他站在这里观察下方,选中的是楼下西侧这面矮墙,他问自己是不是应当从那一侧跨上墙,直接跳下去。

常志文吓坏了。她嚷:“叶副说什么呀!不是那回事!”她称自己去问过主任了。主任认为叶家福的病情还不能完全断定,需要再检查。哪怕断定了,也不是没有一点办法,还有希望。她相信会是这样,否则太不公平了。叶家福感叹:“你最让我感动。”原来她是为了这件事来的。今晚她从主任那里知道叶家福去医院取体检报告单时发现情况异常,感到非常不安,担心叶家福起疑心,受不了,几经踌躇,决定打电话找叶家福,电话异乎寻常地无人接

听,吓得她立刻赶了过来。叶家福告诉常志文他不在乎这个。碰上了有什么办法?最终还是必须能够看开,这个没问题。常志文不知究竟,张嘴结舌。叶家福不加解释,只说今晚本来是放不过去的,可以坚决处置,但是他做不下去,没有撑住。常志文说:“不对,你不是。”她说她知道叶家福遇到过很多坎坷,他非常坚强,从没有崩溃,因为他无论如何,他不应当崩溃,叶家福是好人,还有很多事情要人去做。

黑暗中,叶家福感觉到自己的眼泪落了下来。常志文说:“咱们下去吧。”她一定在害怕。黑夜中,天台围墙显得特别低矮,叶家福那样的大个子抬脚就过去。叶家福点点头。他们下了梯子,进了房间。沙发上,手机声尖锐作响。叶家福拾起手机:竟是蔡波。当着常志文的面,他几乎想把手机立刻扔出窗外。最终还是他接了。“老叶没事吧?”蔡波问,“怎么不接电话?”

这家伙居然如此镇静,居然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蔡副市长在哪里,1224?”“什么?”他居然不知道1224。他只记得今天心情很特别,喝多了。然后不知怎么就离开了。不知怎么就进了一个房间,倒头睡觉。现在醒过来了,床上吐了一堆,头特别痛,西装都没脱,是上午兼任副市长时那套正装,沾了一身,以后怕是用不上了。醒来后心里什么也没有,只想一个人,就是叶家福。

(完)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55

连 载

可是祝三小姐竟然斩钉截铁地说,那笔钱无论如何不能动。今天香港茶商就要提款,一文也不能少!柳德承再也不敢看下去了。上海滩有名的阔小姐连一笔手学费都掏不起?打死他也不信!这么长时候了,他恨自个儿怎么就没看出祝三小姐这么吝啬呢。于是他也冲祝三小姐愤愤地嚷开了:“穷人家的孩子,就不如一点儿破茶叶值钱?要是换成您的孩子,您也忍心不管?”也许是祝三小姐怕事情闹大了,也许是她真的动了恻隐之心。她居然哆哆嗦嗦地退下了手上的那只钻戒,又摘下了腿上的小金表,她现在只好把这两样东西当掉,看看能不能够凑些钱,救救阿宝。她又说,她还要等香港来的茶商,宋妈要去医院照看孩子,典当的事,只好偏劳德承了。

“我一看就明白,这是祝三小姐装的吧!”柳德承撇撇嘴说,“一个上海滩有名的阔小姐,连这点儿动手术的钱都拿不出来,还提典当?谁相信!要是别人知道老板是这心思,可能早就不去了。可我这个人就有个不识相的毛病。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小金表和钻戒就往外出。可能祝三小姐压根儿就没想到我真敢去,又追上来,说去的时候千万不要说这是她的,不然会坏掉豪妮梦的招牌。”

“到了当铺,我把东西往上一递,当铺的人说,金表倒是包金的瑞士表壳,装的可是拼装凑凑的杂牌机器;钻戒是假的,不过做工挺好,足可乱真。这两样东西都值不了多少钱。我寻思,当铺嘛,都是把人家东西贬得越不值钱,才越能赚钱。于是我就和他们争了起来。他们人多,我争急了,就冲他们嚷道:‘你们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的东西!祝三小姐,上海滩有名的阔小姐,能用假货吗?’”

“这阵儿,一个在当铺里坐着闲聊天的客人走了出来。他看着东西,又问:‘真是祝三小姐的东西吗?’我说:‘那还有错儿!于是他就对当铺掌柜的说,‘这位师傅我认识,是豪妮梦的厨师傅。既然是祝三小姐的东西,那就收下吧,她可能有急用。’大概是那位客人的面子太大,当铺把东西收下了。可是钱给的并不多,他们还是一口咬死,那表是杂牌货,钻戒是假的。’”

“等我回到豪妮梦的时候,祝三小姐正在屋里和香港来的茶商谈生意呢。宋妈从医院赶回来取钱,急得在屋外直转悠。我知道钱不够用,一狠心,把自个儿攒了多年、预备娶媳妇的钱拿出来凑了上。宋妈流着泪一个劲儿谢我。我说:‘甭谢,这世道儿,咱们不互相帮衬点儿,还指着谁?祝三小姐有钱,还留着发更大的财呢!哪儿会顾上咱们。’”

“宋妈可不但不生祝三小姐的气,反而替她说好话。她说,这也不能怪祝三小姐,说不定她也有难处。”

“祝三小姐送走了茶叶商,又假模假式地关心起阿宝来了,还跑到医院去看阿宝。她听宋妈说我把攒的钱都拿出来给阿宝看病了,又一个劲儿谢我。”

“本来我还担心把她的真货当了

个假货的价,她要怪罪我,可万没想到,她反说能当这么多钱真是不易,因为那钻戒是假的,手表装的是旧机器……”

“我这才明白,感情当铺的人说的倒是实话。明知宋妈缺的钱不是笔小款,还拿假货去当。这不是存心糊弄人吗?我再也憋不住了,就冲祝三小姐发开火了,我说她重财轻义,为富不仁;说她是‘钱串子脑袋’;说她蒙骗底下人,拿底下人不当人;说她太贪心……”

说到这里,柳德承摇摇头说,“这祝三小姐就是跟一般的人不一样,这么骂她,她不但生气,反而泪眼汪汪地望着我,弄得我自个儿倒觉得没意思。”

“嗨,这祝三小姐倒是真有涵养!”李合营听到这儿,大发感慨道。“什么有涵养!”柳德承把一杯酒一饮而尽,闷闷不乐道,“没过三天,她就把我撵走了。”

那阵子是柳德承一辈子最伤心的一天。那天,祝三小姐忽然问他,那天在当铺里说没说那些东西是谁的。

“咱心里没鬼,什么也不怕。”柳德承说,“我理直气壮地说:‘我以为像您这样有钱有势有脸面的阔小姐,又是要救人,绝不会用假货糊弄人呢,所以就跟当铺的人吵起来了。我是为了多争点儿价钱,才说这是您的东西。’”

“祝三小姐又问我遇到什么人,我说:‘我就遇见过一位,我说:‘我说话的时候,祝三小姐皱着眉头。过了好一会儿,她忽然说,如今的时局不好,外头都在传日本人要进攻租界。她准备到外国去和她的未婚夫团聚,宋妈也要回到乡下去。豪妮梦只好歇业了。她问我有没有可以投靠的亲友,如果没有,她可以给我找一个安身的地方;如果想回家,她可以给我路费。’”

“我说,我的家在北平。在上海没家没业的。要不是为了学祝家业,我早就回去了。我爹已经捎来三封信了,叫我回去娶媳妇。”

“祝三小姐说,那也好。不过,现在在租界被日本人占着,交通不方便,也不安全。她倒是搞了条便船,可以先到江北,再想办法到北平去。”

“我这个人除了做菜,别的还真绕不过弯儿来。直到要上船了,祝三小姐和宋妈都来送我,我才忽然明白过来,祝三小姐为什么在问了我当铺的事情以后才让我走?一准是嫌我当了豪妮梦的招牌,给她丢了面子,要撵我。于是我冲着祝三小姐嚷起来了,我说:‘您别给我玩虚的,您要撵我走,就明说,用不着拿什么歇业来糊弄我。还告您诉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就是走遍天下,咱也不愁没饭吃。’宋妈又劝我说:‘依误会三小姐了,豪妮梦真是歇业了。再讲下去,要伤三小姐的心了。’”

“我说话的时候,祝三小姐皱着眉头。过了好一会儿,她忽然说,如今的时局不好,外头都在传日本人要进攻租界。她准备到外国去和她的未婚夫团聚,宋妈也要回到乡下去。豪妮梦只好歇业了。她问我有没有可以投靠的亲友,如果没有,她可以给我找一个安身的地方;如果想回家,她可以给我路费。’”

“我说,我的家在北平。在上海没家没业的。要不是为了学祝家业,我早就回去了。我爹已经捎来三封信了,叫我回去娶媳妇。”

“祝三小姐说,那也好。不过,现在在租界被日本人占着,交通不方便,也不安全。她倒是搞了条便船,可以先到江北,再想办法到北平去。”

“我这个人除了做菜,别的还真绕不过弯儿来。直到要上船了,祝三小姐和宋妈都来送我,我才忽然明白过来,祝三小姐为什么在问了我当铺的事情以后才让我走?一准是嫌我当了豪妮梦的招牌,给她丢了面子,要撵我。于是我冲着祝三小姐嚷起来了,我说:‘您别给我玩虚的,您要撵我走,就明说,用不着拿什么歇业来糊弄我。还告您诉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就是走遍天下,咱也不愁没饭吃。’宋妈又劝我说:‘依误会三小姐了,豪妮梦真是歇业了。再讲下去,要伤三小姐的心了。’”

“本来我还担心把她的真货当了

党校同学

◎ 柳德承

“咱们走,散伙。”

两人在天台,就着冷风,沿着天台四周的矮墙缓缓散步。矮墙有齐腰高,档在天台的外围。默不作声走了一会儿,叶家福忽然打破沉默,指着矮墙告诉常志文,今夜他站在这里观察下方,选中的是楼下西侧这面矮墙,他问自己是不是应当从那一侧跨上墙,直接跳下去。

常志文吓坏了。她嚷:“叶副说什么呀!不是那回事!”

她称自己去问过主任了。主任认为叶家福的病情还不能完全断定,需要再检查。哪怕断定了,也不是没有一点办法,还有希望。她相信会是这样,否则太不公平了。

叶家福感叹:“你最让我感动。”原来她是为了这件事来的。今晚她从主任那里知道叶家福去医院取体检报告单时发现情况异常,感到非常不安,担心叶家福起疑心,受不了,几经踌躇,决定打电话找叶家福,电话异乎寻常地无人接

听,吓得她立刻赶了过来。叶家福告诉常志文他不在乎这个。碰上了有什么办法?最终还是必须能够看开,这个没问题。常志文不知究竟,张嘴结舌。叶家福不加解释,只说今晚本来是放不过去的,可以坚决处置,但是他做不下去,没有撑住。常志文说:“不对,你不是。”她说她知道叶家福遇到过很多坎坷,他非常坚强,从没有崩溃,因为他无论如何,他不应当崩溃,叶家福是好人,还有很多事情要人去做。

黑暗中,叶家福感觉到自己的眼泪落了下来。常志文说:“咱们下去吧。”她一定在害怕。黑夜中,天台围墙显得特别低矮,叶家福那样的大个子抬脚就过去。叶家福点点头。他们下了梯子,进了房间。沙发上,手机声尖锐作响。叶家福拾起手机:竟是蔡波。当着常志文的面,他几乎想把手机立刻扔出窗外。最终还是他接了。“老叶没事吧?”蔡波问,“怎么不接电话?”

这家伙居然如此镇静,居然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蔡副市长在哪里,1224?”“什么?”他居然不知道1224。他只记得今天心情很特别,喝多了。然后不知怎么就离开了。不知怎么就进了一个房间,倒头睡觉。现在醒过来了,床上吐了一堆,头特别痛,西装都没脱,是上午兼任副市长时那套正装,沾了一身,以后怕是用不上了。醒来后心里什么也没有,只想一个人,就是叶家福。

(完)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55

神厨

边东子 著

“我说话的时候,祝三小姐皱着眉头。过了好一会儿,她忽然说,如今的时局不好,外头都在传日本人要进攻租界。她准备到外国去和她的未婚夫团聚,宋妈也要回到乡下去。豪妮梦只好歇业了。她问我有没有可以投靠的亲友,如果没有,她可以给我找一个安身的地方;如果想回家,她可以给我路费。’”

“我说,我的家在北平。在上海没家没业的。要不是为了学祝家业,我早就回去了。我爹已经捎来三封信了,叫我回去娶媳妇。”

“祝三小姐说,那也好。不过,现在在租界被日本人占着,交通不方便,也不安全。她倒是搞了条便船,可以先到江北,再想办法到北平去。”

“我这个人除了做菜,别的还真绕不过弯儿来。直到要上船了,祝三小姐和宋妈都来送我,我才忽然明白过来,祝三小姐为什么在问了我当铺的事情以后才让我走?一准是嫌我当了豪妮梦的招牌,给她丢了面子,要撵我。于是我冲着祝三小姐嚷起来了,我说:‘您别给我玩虚的,您要撵我走,就明说,用不着拿什么歇业来糊弄我。还告您诉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就是走遍天下,咱也不愁没饭吃。’宋妈又劝我说:‘依误会三小姐了,豪妮梦真是歇业了。再讲下去,要伤三小姐的心了。’”

“本来我还担心把她的真货当了

听,吓得她立刻赶了过来。叶家福告诉常志文他不在乎这个。碰上了有什么办法?最终还是必须能够看开,这个没问题。常志文不知究竟,张嘴结舌。叶家福不加解释,只说今晚本来是放不过去的,可以坚决处置,但是他做不下去,没有撑住。常志文说:“不对,你不是。”她说她知道叶家福遇到过很多坎坷,他非常坚强,从没有崩溃,因为他无论如何,他不应当崩溃,叶家福是好人,还有很多事情要人去做。

黑暗中,叶家福感觉到自己的眼泪落了下来。常志文说:“咱们下去吧。”她一定在害怕。黑夜中,天台围墙显得特别低矮,叶家福那样的大个子抬脚就过去。叶家福点点头。他们下了梯子,进了房间。沙发上,手机声尖锐作响。叶家福拾起手机:竟是蔡波。当着常志文的面,他几乎想把手机立刻扔出窗外。最终还是他接了。“老叶没事吧?”蔡波问,“怎么不接电话?”

这家伙居然如此镇静,居然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蔡副市长在哪里,1224?”“什么?”他居然不知道1224。他只记得今天心情很特别,喝多了。然后不知怎么就离开了。不知怎么就进了一个房间,倒头睡觉。现在醒过来了,床上吐了一堆,头特别痛,西装都没脱,是上午兼任副市长时那套正装,沾了一身,以后怕是用不上了。醒来后心里什么也没有,只想一个人,就是叶家福。

(完)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55

听,吓得她立刻赶了过来。叶家福告诉常志文他不在乎这个。碰上了有什么办法?最终还是必须能够看开,这个没问题。常志文不知究竟,张嘴结舌。叶家福不加解释,只说今晚本来是放不过去的,可以坚决处置,但是他做不下去,没有撑住。常志文说:“不对,你不是。”她说她知道叶家福遇到过很多坎坷,他非常坚强,从没有崩溃,因为他无论如何,他不应当崩溃,叶家福是好人,还有很多事情要人去做。

黑暗中,叶家福感觉到自己的眼泪落了下来。常志文说:“咱们下去吧。”她一定在害怕。黑夜中,天台围墙显得特别低矮,叶家福那样的大个子抬脚就过去。叶家福点点头。他们下了梯子,进了房间。沙发上,手机声尖锐作响。叶家福拾起手机:竟是蔡波。当着常志文的面,他几乎想把手机立刻扔出窗外。最终还是他接了。“老叶没事吧?”蔡波问,“怎么不接电话?”